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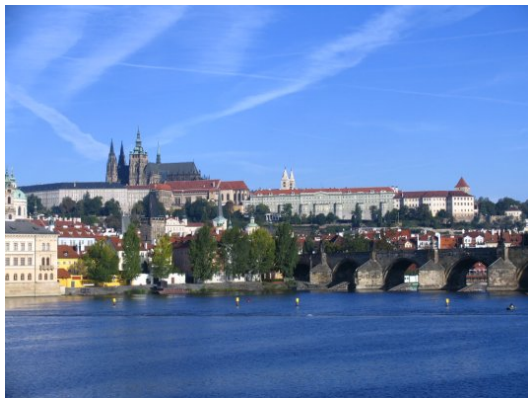
謝 辭

“Know how sublime a thing it is. To suffer and be strong.”

~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(1807-188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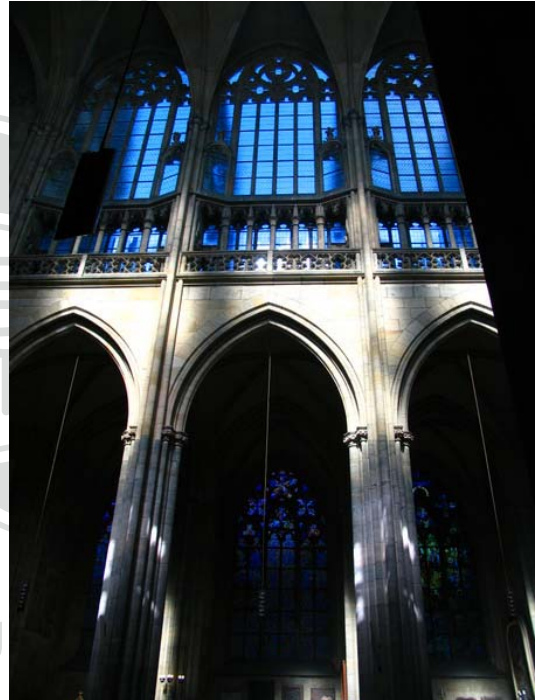


憶起十六歲以前的日子，筆者都在恬靜樸實的山城苗栗度過，直到高中聯考考取台中女中，展開負笈他鄉求學的生涯，同時也培養了獨立自主的能力。在單純的三年高中時光，發掘出對大眾傳播媒體的興趣，而後順利考取政治大學新聞學系，也與木柵結下了緣分，直到 2006 年順利考取政大東亞研究所碩士班，也開啟了人生的另一扇窗。在木柵落地生根後，這一待竟將近九年。



首先，本篇拙作得以問世，必須感謝家父蔣芳泉先生與家母鄧鳳蘭女

士，胼手胝足打造一處完整的家，從良兒托兒所、僑育國小、建台中學、台中女中至政治大學一路含辛茹苦栽培我，提供衣食無虞的成長環境，且在研究所兩年半期間內縱容我的貪玩足跡踏遍歐亞大陸，不曾有一絲的責備與怪罪，只有無限的包容與體諒。此外，也要感謝家姊蔣翠青與舍弟蔣小龍的關懷與照顧，在敝人有案牘之勞形、無絲竹之亂耳沉潛之際，兩人一肩扛起家計重擔，使我的研究生生活不至於陷於困頓。



其次，筆者必須感謝指導教授耿曙老師的關心與愛心，歷經無數次的對話學術理論與修改研究架構，論文方具雛形，耿曙老師也親自上陣，揮軍西進神州大陸，帶領學生進入田野調查場域，不厭其煩地傳授訪談技巧與思辨方法，更用心為學生介紹訪談對象與安排住宿場所，兩次田野調查旅程方能順利成行。在口試通過後，耿曙老師仍不斷督促筆者進一步思考理論與實證之間的關係，修改論文闕

漏之處，且細心指正英文摘要文法錯誤，耿曙老師對學術的熱忱可見一斑。同時，筆者感謝鄧建邦老師與陳德昇老師兩位口試委員的批評與建議，為這篇初學乍練、不成氣候的論文提供寫作的靈感與改進的動力。



筆者也感謝 2007 年蹲點夥伴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林瑞華學姊、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林芷榕同學、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行政管理研究所舒翠玲學姊與德國 Tübingen 大學教授 Gunter Schubert 博士的提攜與照顧。此外，筆者更須感謝 2008 年蹲點夥伴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鄧建邦老師、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林瑞華學姊、林芷榕、梁廣榮、郭姿秀、呂政泰同學，沒有諸位大力的牽線、無私的協助與相互的鼓勵，這篇論文恐怕無法如期付梓。

筆者必須感謝研究所三年同窗李宇欣、廖筱縈、王琳窰、王振諭、蔡孟達、林柏勛、林漢發、金炫廷、林彥志、吳銘家、陳幼軒、王智樺、林信成、陳信守的互相切磋與砥礪，讓彼此在學術的道路上不孤獨。向來做人不得其分、處事不得其法的筆者，尤其必須感謝宇欣提醒做人處事的哲學與應對進退的原則：「遇到困難和挫折不要擔心害怕，如果沒有勇氣不願

意勇敢，那就安分守己好好生活，如果不甘於眼前就要有本事」。

筆者也要感激從小到大每個求學階段同窗好友的勉勵與打氣，包括李孟諺、曾曉玲、劉定宜、謝宜芳、詹雅存、周孟慧、周雅敏、陳嫻璇、范殷捷、詹清硯、湯雅嵐、曹沛雯、潘維庭、顏瓊玉、張健芳、柯汶諭、楊秋娟、林佳鋒、張心瑜、林錦賜、郭曉蓓、莊琦珍，渡口上找不到送別的花，就把祝福別在襟上吧。



筆者最想要感謝的摯友是子亨，在徬徨無助的時刻給予關懷與鼓舞，在窮困潦倒的時候給予支援與協助，從不錦上添花，只有雪中送炭，沒有子亨的激勵，筆者也沒有信心報考研究所。

行千里路勝讀萬卷書，待在台灣時，研究者的腦袋中填滿了無數的理論框架與因果關係，到了中國大陸行走大江南北之後，才發現理論與現實的落差之大，不過拜田野調查所賜，筆者才有靈感與動力，積極努力修改

論文的框架，也希望未來拙作完成後能夠對學界有絲毫的貢獻，這也是筆者唯一能夠提供的些微回饋，衷心感謝陸委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的慷慨獎助，讓許多研究生在象牙塔內編織的夢想能夠在遼闊無限的天空下實現。此外，最須感謝許多中國大陸朋友在上海與廣東給予的照顧與幫助，以及那些匿名受訪的台灣朋友給予的支持與關懷，讓身處異鄉的筆者不至孤立無援。

筆者斗膽借用本班文藝青年王振諭同學的評論作為結語：「很多質化研究常掉入文化想像傲慢的泥淖之中，以田野調查為例，那些人憑什麼覺得他們去觀察個幾個月或一兩年，就可以進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之中？他們憑什麼覺得在那邊當工人，進行所謂貼近觀察，就可以了解工人的生活？說到底，他們終究是以研究者身份進入那個場域啊！幾個月或一兩年過後，他們就會離去，他們就不再是工人了，工人這個身份很大程度上只是個工具罷了，他們根本不用去背負加諸工人這個身份背後的枷鎖與限制，所以，這些文化研究者真的能夠理解或體會工人的恐懼、喜悲或哀愁嗎？」王振諭下筆著實鞭辟入裡、一針見血，一語驚醒夢中人。結束中國大陸田野調查，回到熟悉的台灣之後，筆者不斷在心中思忖著，如何使用說故事的方式，將研究者、受訪者與讀者相互連結？到底研究者改變了受訪者的生命軌跡，抑或是受訪者改變了研究者的生命軌跡？拙作未對此提出解答，仍有未竟之功，也許理論對話層次稍淺，不妨當作彌補大學時代錯過林元輝老師「報導文學」課程的遺憾

吧。

最後，謹以此拙作獻給家鄉苗栗的外公鄧錦輝先生與外婆鄧彭細妹女士！

蔣逸青

2009年1月6日於木柵

